

蒲門盍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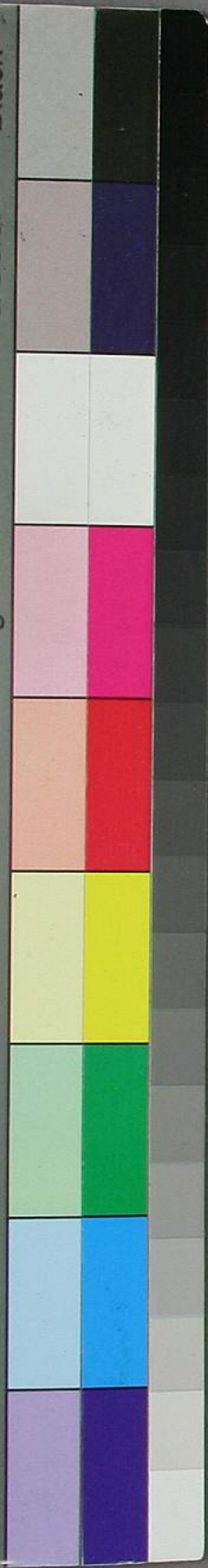
蒲生重章著
乾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28

1



1123
1

明 治 二 十 七 年 七 月 鑄

駁亭蒲生先生著

蒲門去盍簪日集

青天白日樓藏梓

柳田泉文庫

護良親王御
真蹟寫即余
所藏親王
手書錦旗中
之文字也
又藏大和錦
袍袴一襲古
色爛然可欽
可敬

天

蒲門去盍簪日集
卷之七
一
蒲生先生著

神

道^也人忠孝六十春敢
謂斯文在我身緯地
經五畢生業此心
鶴所具天神
學則不衰踰六旬顏

蒲門盡善集

卷之十一

十一

十一

如渥藉氣申之長生
 有訣君知否酌史炊
 經願系神

經願系神
 經願系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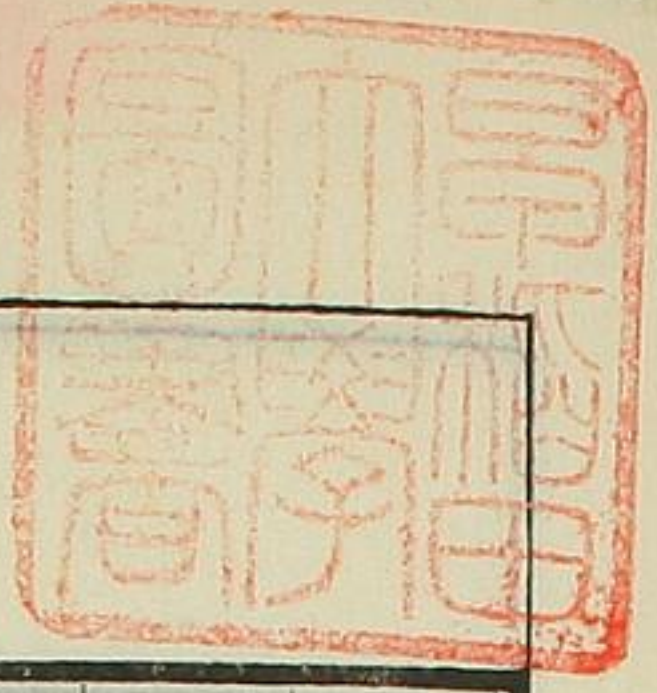
大塔王錦旗遺袍歌并序

青天白日樓所藏

征夷大將軍護良親王手書錦旗一旒。今分為二道。文字拳大墨色如漆淋漓雄勁想見其人袍袴一襲所謂大和錦古色爛然親王遺澤之所存誠可欽敬也嗚呼方其脫法衣蓄髮崎嶇間閔幹蠱之時英風凜々能折伏賊徒既而又為逆賊尊氏所忌遂罹其毒手豈可勝慨嘆哉乃作歌曰

潛身經函兮何時之屯起兵芳野兮未遇陽春虎狼逼王兮義光成仁王權作詔兮以收忠臣高時伏誅兮天顏乃欣既已歸闕兮王遭譖言陳情封

洞壘曰未遇句作未得其辰似可



清月齋集

卷之十一

二下

清生氏

又曰幽作茹如何

事分不達。九閻土窟幽閒。今終古吞冤。錦旗錦袍。分于今尚存。吾觀遺物。分涕淚潛々爰歌。古調兮以慰英魂。

龜谷省軒曰。感慨悲愴。氣格自老。

豐島洞空曰。悲愴歌辭。僅々百餘字。而悉王一代之偉跡。可謂精金琢璧矣。

海保竹逕為湯川氏作王遺袍記。中云。婦女及喪服者觸之。病便大作。祝請數四。乃解。蓋奇偉倜儻之人。其威靈亘萬世而不滅。徃々如此。矧於王盛烈茂勲。而不獲其報。邪理或然也。附記于此。

護良親王遺袍歌呈蒲生君子闇。

萬丈麻衣北總。內林雲帆。中間中宜之拜稿。

大塔王英志憤。車駕蒙塵。蓄髮聚義。故吉野幾艱辛。穿來錦袍又大袴。摧堅心同磐石固。假詔解繫克用心。楠氏隔山共千慮。天日照四海。可憫逢長舌。如石投水。一身難遯。晉申生土窖泣。聞孤雁鳴。老憐帝子。罔罔夢。所憾幕屬欠韓彭。君不見秦王世民有房杜。羽翼已具龍與虎。大王幕下一義光。赤松之徒豈共苦。嗚呼維我師友子闇翁。白鬚雖遍抱葵忠。樓以青天白日名。義冠忠衣最尊崇。湯川氏傳家寶。

有故落君手喜非小。我躬煢煢邁七旬。忠孝二字為寶珍。生平擬做謝靈運。追哭廬陵已多年。生拜遺袍淚自滴。一篇為歌思偏仄。漱盥已罷捧香火。野庭殆如謁靈魄。

裴亭曰。間中禎卿長余十三歲矣。而嗜詩如命。每一篇成。必質諸余。故有維我師友之句。此篇其歸道山之前年所作。辭氣悲壯。慷慨淋漓。回顧二十餘年前。方尊攘說之盛也。大橋陶庵。閔口良輔。松岡萬片。桐義卿。竹內朴齋。間中禎卿諸子。聞余師湯川安道先生家藏大塔王遺袍錦旗也。一日

介余拜觀之。僉嘆曰。真千金至寶也。其後先生歿。令嗣台南君有以贈之余。無何君亦歿。嗚乎。數世傳家寶。終不能有。豈非數也耶。然不歸他人。而歸門人。亦王之遺靈之所保護也歟。余焉得不敬藏之。

讀蒲生子闇詩有感。作歌遙寄。

越後村松

岫陰

堀重紹拜稿

阿戎俊才頗絕倫。緒餘小技亦驚人。可期它年成國器。恨使叔兮不及看。叔兮一去知何處。悠悠為客就長暮。日居月諸駛如箭。秋風八上冢上樹。逝川滾々

重紹後改
重修

去者疎。我欲見叔尋無路。昨夜愁夢見叔兮。叢桂花下獨立時。白雪之衣紫竹杖。瘦骨依然當日姿。泣呼叔兮。叔不答。月朦朧兮風淒其。幽魂裊々淡於烟。一聲曉鐘夢依稀。醒者此詩重思叔。又慶階庭生芝玉。箕裘之業將不墜。嗚呼叔兮可瞑目。

此距今四十二年前。嘉永辛酉秋。吾伯陰從兄在羽倉簡堂先生塾。遙寄余於村松詩也。從兄墓木既拱矣。讀之潛然淚下。不勝今昔人琴之感。因錄以為題辭。明治甲午秋。於飯田坊二合半坂瓊壘中。蒲生重章謹識。

蒲生子闇見示記一序一祭文一歌一書懷詩二為系七律一章平也祭

羨君高卧腹便便。豈是漢時邊孝先。求友亭為第六會。佳人傳又續三編。感懷絲雨殘梅曳。載詠名和焦栗篇。更上層樓望北海。山陽猶憶囿蹄筌。

黎庶昌拜題



昔者晉吳之交兵也。羊祜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
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與之成藥。抗即服之。曰。豈
有酖人羊叔子哉。人服其德量。今我與清交兵。自常
人觀之。如敵國。人詩書。則當唾棄耳。而余懷其舊交
誼。不敢弃而用之。是亦羊祜陸抗之意也。豈世之悻
悻小丈夫之所能知哉。甲午七月念八。蒲生重章子
闇氏跋。是日捷報偶至。欣然舉杯。乃口占一絕云。
韓海風雲萬里昏。忽聞捷報倒青樽。王師進擣燕京
日。重酌豐公未死魂。

題蒲門盍簪集

余每歲爲修禊登高兩會。聚或數十人。飲酒賦詩。衆
以爲樂。亦以爲盛。今觀于蒲門忘年會。而後知余會
之瞠乎其後矣。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
也。王天下不與存焉。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吾知
蒲門之會。年盛一年。將由三十餘人。以增至于七十
子三千之徒。尋洙泗之遺風。論道德之雅言。斯文之
興將在于是。豈僅爲一時之盛已乎。
光緒十有五年庚寅冬日。黎庶昌拜識。

余與黎星使交六年矣。屢辱知己之言。如此題言。雖溢美然。親書以見贈。尤厚誼所存。誠吾蒲門之光榮也。且末段頌中有規。當奉以周旋焉耳。嗚乎。星使往年既去。不可復見。讀之恍然者久之。

明治二十七年甲午春。蒲生重章拜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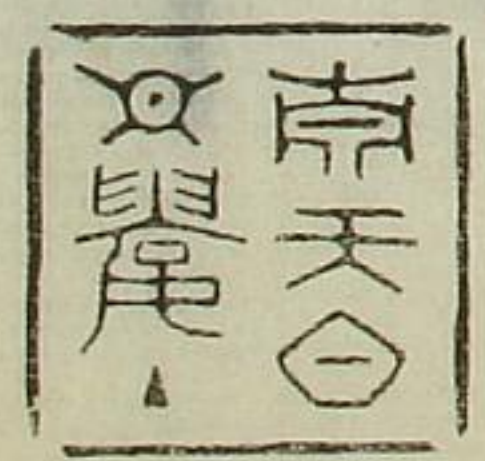
黎藜。參通儒也。使之參機政。必不至與我構兵。而誤東洋大計。嘗有詩云。國異不曾文字異。洲同尤願澤袍同。愧余忝任皇華節。結好惟憑信與忠。夫苟憑信與忠焉。至破條約。失信義哉。想見藜齋獨慨嘆國事日非也。嗚乎。惜夫。是歲七月二十五日。重章又識。



至年人云

甲午小春

名貴道人



浦門志年會圖
花談戲子
浦門志年會圖
花談戲子

浦門志年會圖
花談戲子



浦門志年會圖
花談戲子
浦門志年會圖
花談戲子



天。棒。夕。滾。寒。極。歲。將。新。雪。
 震。風。鐘。食。裡。枝。已。洩。孝。

白。貴。道。人。題



手。曉。題

自題肖像二首

庚午冬有
為塾文會
席上作

尼首而短髮。方面而麗眉。鼻端出火。傲骨聳衣。此吾
 真耶。影耶。何其似我之甚。視之一似。駭亭。顧之一似。
 子闇。嗚乎。是吾真矣。而其神不在乎。茲此髣髴者。安
 能傳神哉。神惟在乎文詩。

辛卯春所
作
甲午冬改
正

此身無他寸長。何恠世之不推獎。自笑何所負。骨峻
 嶮。而氣骯髒。此眼悠然見名山。冷然見世間。欣然見
 奇書。歡然見古人。藐然見肉食。盡然見窮民。平生不
 灑。女兒淚。却懷古忠義士。有餘潛。此手不能拂寇準。
 鬚。又不能斬秦檜。慨然把杯擊缶。嗚嗚。此足走南

青門五集

卷之五

八

蒲生氏

北西東。履險途。屢窮。不敢趨。權門要路。却遠訪。俠義孤忠。此口本沈默。言嫌諛。而好直。善諷。善罵。善飲。善食。不能取。饜足於墻間。不能吐。媚言於君側。此耳久勞鳴。世事總不願聽。尤厭黨議之喋喋。殊愛黃鸝之嚶嚶。造物生此七尺。錫之以天爵。賦之以浩然之氣。置之以五畝之宅。既踰耳順。而健康。豈不亦樂乎。

重野成齋曰。天真爛熳。文詞即肖像。

村山拙軒曰。姿態橫生。精神躍如。勝画手萬々。

蒲門盍簪集九例

一文久癸亥。先生下帷於麴坊三間屋。聚徒講習。歲首張宴。謂之發會。歲尾又設宴。謂之納會。召妓佐酒。師弟盡歡。席上必賦詩。是時先生從事刀圭。故諸色人雜然至。殊盛矣。厥後余歸鄉。先生移居於飯田坊。俎橋。生徒益進。歲尾之會。改稱蒲門忘年親睦會。卜名樓而設之。蓋十年於茲。先生命門生錄其文詩。名曰蒲門盍簪集。用初會席上詩語也。一先生本欲付刻。門生文詩。而哀然亂雜。難遽就緒。故讓諸他日。附錄學規。以示不及門之生徒云。

一去年癸巳春先生又移居於飯田坊二合半坂園池幽邃花卉嬋妍誠先生之好兔裘也而行年既六十有二矣今茲甲午春設壽燕於其園余自房州航海至奉壽觴會者三十餘人醉歌劔舞見燭跋乃散先生有壽燕自序及移居雜詩若干首付諸卷尾以志今昔之感云。

一清園陳參贊讀之曰知於教育二字三折肱嗚呼世之有教育責者讀之則其亦必有所興起焉。明治二十七年甲午清明節。

受業

房陽

高木靜齋謹識。

蒲門盍簪集

東京 駿亭 蒲生重章子闇氏著

蒲門第一回忘年會記

明治十七年冬十二月初六日從遊諸子三十餘人設忘年會於神田明神祠畔開花樓上以觴蒲子焉。樓甚高敞東北望本庄淺草下谷百萬人家在眼底。夜則方南瀛燈兩道如火龍蜿蜒走亦可壯矣。三十餘人坐已定山田源三起朗讀祝辭曰先生開有為塾木鐸於斯道既已二十餘年矣前後及門者無慮數十百人英才俊士彬彬然出焉駸駸乎進焉學成

業遂或歸鄉或筮仕分處四方其尚在都下者亦不為少因相謀有此舉又朗讀杜岡文平祝辭曰夫民生于三則其為弟子者亦皆兄弟也而夫子之弟子不知其為幾百人今所會僅僅雖其幾百人中之一乎既得三十餘人之兄弟豈不亦樂乎山縣昌臧亦起朗讀祝辭曰吾輩幸際至治隆盛之時徒以詩文小技顯乎世非素願也宜與諸君黽勉刻苦以今日所受之教而施諸他日立朝之時經綸大業為大有為之人上以報國家之仁德下以答先生之鴻恩嗟夫諸子文章氣燄之壯亦猶火龍蜿蜒走也余之喜

孫君異曰
映合有致

可知矣既而美人行酒諸子霑醉議論喧騰拇戰紛起雪兒歌雛妓舞皆呼大快余乃朗吟曰三十餘輩盡從遊喜看舉杯俱一樓麗澤盍簪先聖語明年此會復尋不諸子皆欣然曰請必尋矣於是蒲子興益旺連引太白既已不勝杯勺起之廁遂不辭諸子而去恰如沛公遁鴻門之會者因竊有感焉夫置酒高會最盛者莫鴻門之會若也然項莊拔劍舞意常在沛公吁亦危矣今余何幸辱諸子厚意酣醉于清歌妙舞妓圍粉陣之中百憂可忘也年月亦可忘也吁亦快矣而獨耿耿有不可忘者斯道之污隆是已昔

者蘇軾以孔門師弟之樂為勝周公相天下之樂則
 今以此蒲門之會為不讓鴻門之會豈不亦可乎遂
 記以謝諸子厚意但恨余無白璧玉斗耳

小山春山曰近日師道之廢甚矣晨入夕出視其
 師如驛舍至於道路相遇不相顧可勝歎哉今蒲
 門弟子設斯宴師弟叙列雍容和睦樂而不淫殆
 有古鄉飲酒之遺風昔有人孝其親者郡守聞之
 朝廷獎其行誼鄰人之子視而羨之事親匪懈終
 為純孝吾願世之為弟子者觀此會雍穆之躰羨
 而倣之胥成風漸興師道之衰蓋自是始則斯會

之所與豈徒蒲門師弟一時之歡而已哉會後七
 日識

石井南橋曰蓋沛公去而後項之劍舞益壯矣

又曰鹿鳴紅葉二館宴會亦有此名教中至樂否
 乎

孫君異曰文氣浩瀚行乎其不可得不可行收幅以
 鴻門作比何等雄壯

村山拙軒曰木鐸於斯道獲從遊如此其盛是吾
 子闇真儒之效也可欽可賀

乙酉十二月五日。從遊諸子設忘年親睦會於牛籠求友亭。觴余席上賦長句以似焉。是日書齋盆梅初放一花。故結及之。

以吾一日長諸子。諸子招我開盛筵。會者眾於去年。眾求友亭中酒如泉。諸子英豪皆可愛。或草雄文或詩篇。或演持論舌如電。或傾巨觥鯨吸川。嗚乎浮生光陰駛於矢。一志須要百鍊堅。勉旃勉旃年易老。功業勿忘著鞭先。苟安偷惰是鴆毒。困學苦行即福田。古來豪傑起寒陋。屈伸之理自較然。君不見一點梅花一聲黃鳥洩春雪。虎風虺天。

是日平原
文三蹟酒
資坪井玄
道蹟香柑
二箱

小山春山曰。後幅似讀宋儒勸學諸篇。又曰。去年子闇有記文。余已評之。今年又加其衆。蒲門之盛如是。洵可賀也。

小野湖山曰。網亭困學苦行。舉其自得。以教導後進。言言篤實。字字精確。宜矣。門下年加其衆也。又曰。會在十二月五日。故以梅花洩春為結局。甚妙。嚴正中含一團和氣。尤可欽仰。孫君異曰。詩如太原公子。楊裘而來。不假雕飾。自然大方。結句有數點梅花。天地心之妙。

蒲門忘年會序

明治十九年丙戌十二月初四日。吾門山田松山諸子相謀。設忘年會於牛籠求友亭。以觴余。蓋尋舊盟也。夫諸子之不忘舊誼。而為此會。余豈可忘哉。而以忘年名者何。忘其可忘。而不忘其不可忘也。非真忘年也。昔者魏公子信陵君擊秦軍。而救邯鄲。存趙。其義俠誠。有不可及者。而僅有驕矜色。則客說之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此洵千古確言也。而今諸子皆既已知不可忘。歲歲設筵。以觴余。而

孫君異曰
一篇骨子

洞參云觀
貼最妙

又云又生
一不可忘
粗飾本旨
妙甚

余無德之。可以酬其厚誼。其奈之何哉。且去年所會三十餘人。皆無恙。獨杜岡文平。上鬼籍。不能復列。此會。其又奈之何。洵可痛惜也。嚮諸子醵金立石表其墓。余為之文。亦嘉其不忘友誼也。嗚乎。人生多感。余與諸子。皆各有不可忘者。是以今日相會。詩酒言志。頽然偕醉。以忘歲月。崢嶸塵務。齷齪也。而余夙欽魏公子。恭謙義俠。故言其事。以為忘年會序也。豐島洞齋曰。行文層層圓活。如蠶吐絲。可謂老手也。

小山春山曰。因忘年記。其不可忘者。是亦確言。

孫君異曰借魏公子忘不忘之語以詰題洵屬的當

總生古道曰把忘不忘之語簸弄成一篇好文字矣而每歲為先生設盛饗又為亡友建墓碑是皆義俠之事不負乎所引魏公子原按作法周匝非淺人之所辨

二十餘人皆無恙於林岡文平王與蘇不道對飲地
余無所可憫其氣聽其容之所為且去平既會

明治二十年丁亥十二月初三日從遊諸子設

蒲門忘年親睦會於牛籠求友亭觴余席上賦

此詩以謝焉土佐橫山又吉作詩攝西久保雅友
作忘年會記故及

我愛求友亭真箇是佳名。嚶嚶鶯鶯求友恰好訂舊盟。
亭上何宏敞團欒飛百觥。一座卅餘人談笑風雨驚。
紅妓善勸酒鼓聲雜絃聲。雛妓翻長袖蹁躚舞鶴輕。
諸子乘醉興妙詩轉春鶯。意氣或慷慨雄文掣長鯨。
交歡永今夕以忘歲月更。諸子已四載開宴娛此生。
吁我雖老矣猶期斯道亨。諸子幸助我時時講聖經。
銀燭燒將盡會散步月明。餘興猶勃勃作詩謝厚情。

徐少芝曰。以傳道為己任。是先生本志。師弟相從之雅。讀此詩可見。程門立雪。不得專美於前矣。陳軼士曰。師弟相契之雅。借此詩抒寫之。筆既淋漓。情尤真摯。知於教育二字。三折肱矣。

小山春山曰。蒲門年末之會。年盛一年。淋漓酣暢之際。見師道之不墜。是雖由子闇教導之宜。抑諸子敬愛之篤。可嘉可尚。

孫君異曰。蒲門桃李之盛。於此可見一斑。久保生有文名。其記必佳。他日願得讀之。

丁亥冬十二月。橫山又吉自土州來。會蒲門忘年會於牛籠求友亭。既而遭嚴譴。去東京。賦此以贈焉。

吾門黃木生。慷慨好書籍。雄辯舌如電。賦詩見心赤。從遊茲有年。一朝歸山澤。見國事日非。航海來請益。乃會求友亭。忘年浮太白。酣醉談縱橫。微言含譏刺。忽聞遭嚴譴。京城不可履。去往海之南。痛憤真難釋。吁我復奚言。斯道遭窮厄。世無復李斯。誰能諫逐客。小山春山曰。詩史。孫君異曰。結末婉諷。深得詩人忠厚之遺。

蒲門忘年親睦會記

明治廿一年戊子十二月。從遊諸子三十餘人。設忘年親睦會于牛籠求友亭。以觴余焉。余乃歌伐木之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今我會于求友之亭。既已得三十餘人。有自近縣至者。有遠自北海道至者。又舊友小貫明卿不期而惠然見臨。豈不亦樂乎。山縣昌藏作蒲門親睦會記。朗讀之。大意云。學有為塾者。當有為於天下。且大諷時事。以激勵諸子。實先獲我心。山田地引松山諸子更演說其懷抱。娓娓可聽。既而紅妓侑酒。衆皆盡歡。或歌或

舞。皆屬杯余。余連飲三十餘杯。頹然既醉。乃歌蟋蟀之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矣。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座上絃歌益沸騰。時已過初更。余復歌蟋蟀首章之末句曰。好樂無荒。良士瞿瞿。遂命車而還。嗚呼。余雖老矣。年年健康無恙。蒙諸子厚誼。臨此會者。既已五矣。豈可無記乎。遂記。

小山春山曰。寥寥短篇。以前後三歌詩。祝規並到。尤見老手。

孫君異曰。賦詩見志。是自左氏得來。

蒲門第六回忘年會記

從遊諸子歲尾設忘年會。觴余者既已六回矣。今茲己丑十一月七日。胥會于牛籠求友亭。其人與昨年會者同。而小林生自北越新瀉來會。洵為嘉客。杯盤既陳。觥籌交錯。各入蕨境。妓人歌舞佐酒。其清瘦如梅花者曰清吉。豐肥如牡丹者曰榮吉。余乃朗吟曰。燕瘦環肥更勸觴。嬌歌妙舞興殊長。同人相會娛今夕。歲月憂愁皆可忘。久保生和韻曰。今宵依例有金觴。豪竹哀絲興最長。師弟誼敦如許。少年年高會世情。忘諸子已酣醉。亦蹲蹲舞我坪。井生以體操為

春山曰品評妙

教官。故舞蹈尤妙。松山生善戲謔。解人頤。余謂小林生曰。新瀉多名妓。不乏燕瘦環肥。嬌歌妙舞其人。但少伎倆。如吾坪井松山二生者耳。且論天下之大。計講經史之疑義。話文詩之得失。而每會必以文若詩記之。如此會者。東京之廣恐無復有也。况新瀉乎。小林生曰。洵然。遂書以為第六回忘年會記。

錢琴壘曰。清瘦豐肥四字。文亦兼而有之。一再披讀。我亦忘年矣。

孫君異曰。天真爛熳。筆無停機。他日壽徵。於此可見。

陳衡山曰。有歌有舞。有觴有詠。復鳴鳳之筆。以紀忘年之會。傳之何疑。惜其間有以士比妓語。似過于戲譎。然汪容甫亦曾以馬湘蘭自慨。固勿大碍也。

小山春山曰。以論天下之大計。講經史之疑義。話文詩之得失。為樂師弟相會。絕好忘年會。

村山拙軒曰。布景設色。濃淡錯綜。如戲筆。末段忽又用莊筆。變化不可端倪。

蒲門第七回忘年會記

余高卧于東京飯田坊魚板橋者。既已二十餘年矣。從遊諸子每歲設忘年親睦會。以觴余。今茲庚寅已為第七回會。前此示昨年會記於清國欽差大使黎君純齋。純齋嘉獎賦七律以見贈。有羨君高卧腹便便。豈是漢時邊孝先。求友亭為第六會。佳人傳又續三編之句。不識求友亭妓亦有可入佳人傳第四編者否耶。余今將問之。此會余例拉裕喆二兒至。是歲二兒適患歐血。不能臨會。殊為可憾。古人云。不聽父命。安用子。二兒能奉命苦學歐血。則不負為吾兒歟。

篁村云讀
慨然

嗚乎。余年垂耳。順未為兒所養。而反看。護兒大患。何天之無情也。賴有及門諸子之厚情。以慰暮年耳。遂拉第三兒良而臨焉。又從而歌曰。替侍中之血。淋漓。踐帝衣。吾兒之血。糝糊。濕書帷。命乎時乎。忠孝。奚疑。諸子之厚。慰我。勸酒。優遊。忘年。爰會良友。

黎莼齋曰。有逸趣。

孫君異曰。落落大方。

重野成齋曰。真率無隱匿。師弟之情。誼可掬。

島田篁村曰。由中之言。真氣盎然。都在筆墨蹊徑

之外。

豐島洞齋曰。余讀此篇。憂者一。喜者一。何則。此會二。令子咯血不至。子闇豈莫黥然之意乎。余哀子闇之意。而憂者是也。然而至衆門人歡迎慰師。則子闇蕩然不為憂役。心亦樂其樂。歌咏而款洽。是余所以為子闇喜者也。一篇中。憂喜交至。筆端雲烟繚繞。

蒲門第八回忘年親睦會序

明治辛卯臘月初五日。從遊諸子。依例設忘年親睦會于牛籠求友亭。既已爲第八回矣。嗚乎。余以何報其厚意。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軀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請爲諸子誦。余自少小遭患難者。以增益之。余年十二。喪怙恃。孤苦零丁。依伯父而長。弱冠負笈遊江戶。無學資。或寄食旗下士。以執事。或筆耘舌耕。以自給。居一年。安政二年乙卯冬。江戶地大震。祝融佐虐。文詩草稿。抄書雜錄數十

卷。及衾裯衣類。悉委灰燼。乃挾儒醫。西遊甲州。山中遇賊。所獲錢財。悉見奪去。困頓而還。江戶既而患疫。殆死。經二月始愈。丙辰。再遊甲信。遂登富士嶽。歸途遺失財囊。無旅資。將野宿。偶有一老僧。自大山至。聞之大憫。伴余到江島。投逆旅。供酒食。遂得還江戶。曾遊房總。遇颶風。船殆覆。衣袂悉濕。脫雙刀。僅以身免。又勝浦途上。遇暴雨。溝澮皆盈。失脚而顛墜于溝中。爲馬卒所拯。得以不死。然恨悔甚。因思昔者。柙子厚父。某經山澗。水卒至。流抵大壑。得以無苦。被濡塗。以行。無愠色。始知其難及。己未春正月。應藩辟。冒大雪。

歸鄉里村松。忤執政旨。被放逐。單身還江戶。下帷翹坊三間屋。集徒講習。乃有爲塾是也。今徙于飯田坊。其間遭患難者。指不勝屈。今僅舉其一二而已。方其患難也。但忍性以忠信處之。竟得有今日。古人云。但憑忠信渡風波。豈不信哉。諸子少壯前途多福。雖有明神之助。苟遭患難。亦忍性以忠信處之。而可也。今夕幸與諸子邂逅。論志傾杯。以忘歲月崢嶸。人事蠅集。遂書前言以告焉。

王添園曰。歷叙生平艱難困苦之狀。非徒自慰。正籍以勉勵後學進脩之志也。洵爲有道之言。山中

龜谷省軒曰。艱難困厄。世人所憂也。然善處之者。爲鍛心肝之橐籥。又爲鑄幸福之陶冶。今於先生見之。

村山拙軒曰。古人云。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而風雨憂愁。輒三之二。其間得閒者。才十之一耳。况知之而能享者。又百之一二。於百一之中。又多以聲色爲樂。不知吾輩自有樂地。洵然。今子聞君於百一之中。得名教中樂地。是何等清福。

蒲門第八回忘年親睦會記

黃昏余馳車至求友亭則會者已盈座矣其人同昨
 年而始會者小林廣德東儀季治田代義德高木道
 山縣宇之吉及余姪岡田玄壽也余首席東向而坐
 列坐其右側者烏丸光亨坪井玄道福本誠小林武
 一村瀨信太土井八郎兵衛也列坐其左側者山縣
 昌臧茂木充實山田源三石原三五及余兒重裕重
 良也坐定燭點山田源三朗讀余告諸子序既畢杯
 盤陳妓行酒絃歌沸騰拇戰紛起東儀生忽出鐵笛
 吹之其聲清烈庭石欲裂亦一興小林廣德操筆作記

林幹太郎
 松山正亦
 不至

寫余曰醉髮飄蕭蔽襟而垂豐頰方面左手持筭右
 手引杯道貌高古余亦寫生曰脩面黑鬚眼光射人
 蓋生元獨眼命工嵌假眼故殊炯炯余既需醉腸熱
 坪井生饋麥釀數壘冷飲殊快燭已見跋廼散是日
 有故不至者中院通規日野西勇磨丹羽氏厚塩田
 孝太青木熊三太田正隆久保雅友地引順治横山
 又吉田中午太片山正直一柳某幸島某三宅某諸
 子也前年皆會而世故紛冗不如意如此嗚呼此會
 雅興勃勃可以忘年唯諸子高誼不可忘也於是乎
 記明治二十四年冬十二月五日

島田篁村曰文不假藻飾而真情流露當日情況躍然如覩。所謂真文章自肺肝中來者矣。

張滋昉曰叙事井然而雜以雅譎末復係以感慨先生真文興勃勃可以忘年矣。

豐島洞齋曰忘一年之憂而不忘師弟終身之情相會而竭款磊落迭宕文能寫其態矣和藹之氣

滿堂。

蒲門第九回忘年親睦會序

此會昉于明治十七年甲申。至今茲壬辰既已九回矣。而余每會作文若詩記之。每一篇成友人小山遠士必加批評。清園孫君異觀而盛之。又每篇加批評。而二子先後相尋遊道山。少年臨此會者亦多夭折。如杜岡佐塾松原大楠塩田。及吾兒詰是也。豈不亦悲乎。顧余年已六十。白髮滿頭。頑健如舊。今日又與青年諸子談笑鬪酒。猶長鯨吸百川。獻酬之杯到手。不辭。豈不亦喜乎。嗚乎。此會余悲喜交至。不勝今昔之感。若天使余躋七十壽域。則此會自九回至十四。

二十回亦未可知也。此亦欣然可以忘年矣。諸子以爲如何哉。遂書以爲序。明治二十五年十二月三日蒲生重章。

島田篁村曰。一喜一悲。俯仰感慨。一往情深。

鱸松塘曰。僕長子闇十載。嘗有句贈曰。四海斯才推畏友。十年以長愧難兄。事已隔三十年矣。而子闇今鬱爲文壇宿將。僕依然窮巷老書生。近日適見示此文詩。一讀使人不勝今昔之感也。因墨數行卷尾以還之云。壬辰至日前一日。於淺州七曲草堂拜識。

蒲門第九回忘年會記

受前文壬辰之歲書是也
即朗讀序

是歲十二月三日。從遊諸子設第九回忘年會于牛籠求友亭。會者大抵與去年同。而始與此會者八人。曰花井卓三。中島謙吉。荒浪市平。一柳淹一郎。新橋榮次郎。藥師寺久六郎。高島瞻四郎。渡邊好作也。坐定。地引順治朗讀余告諸子序。既畢。卓三起而演說蒲門桃李之盛。娓娓數千言。頗慰老懷。市平善速記法。應貴族院辟。自静岡至。是日以事先歸。賦詩有子闇先生齡六旬。下帷猶養聚螢人之句。淹一精乎筭數。嘗開校教授生徒。今在余塾。榮次身材魁梧。重二

十四貫勇壯如樊噲。酒酣放歌聲如浩鐘。太田正隆戲譎滑稽善諷。當世使人捧腹絕倒。坪井玄道舞蹈尤善拇戰。一老妓眼懸鬢鬚鬪技竟不能取勝。亦可笑余竊謂諸子皆有為之資。其雄壯慷慨之氣勃勃壓人。真為可喜。謙吉今為尚武學校校主。尤不可不養此氣矣。嗚乎。余雖老滿腹浩氣。未曾少衰也。鷄鳴而起。孳孳為善。六十年間。猶一日。則從遊諸子亦能如此。是豈偶然哉。會後一日。記于璽瓏齋中。

豐島洞齋曰豪懷浩氣大筆如椽

蒲門第十回忘年親睦會序

十二月初二日舊曆十月二十五日

明治十七年甲申十二月以還。從遊諸子設忘年之讌於求友亭。以觴余。既已十回矣。而有去年來而今年不來者。有去年不來而今年來者。有年年必來者。又有初來者。皆溫乎其貌。厲乎其言。誠如加新也。況銀燭瓊筵。嘉釀美酒。紅裙侍側。絃歌勸杯。可以永今夕。可以忘殘年矣。昔者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各言志。皆規規於事為之末。而獨曾皙云。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與之。今夫時雖非莫春。亦不甚寒。方小春之

好時節其地則隆然高眺望絕佳亦有舞雩檀樹之
幽趣而從遊諸子則不特五六人六七人而皆有志
於斯道之髦士也幸今夕相俱餞年忘憂團樂酌酒
則余之樂勝於曾晷也遠矣乃詠歌曰

小春下脱

髮士來會兮求友之亭歌舞佐歡兮詩酒尋盟風詠
我慕兮曾點之情諸子從遊兮斯道自亨暮春小春
日月共陽一團和氣兮春風吹觥

豐島洞壑曰起手數語叙所以年々集會不斷甚
妙末段言風雅優遊師弟相款洽之情歌辭又典
雅天風花發和氣藹如矣

蒲門第十回忘年會記

薄暮會者皆至。凡三十餘人。其人略與去年同。去年
不至。而今年至者。則伯爵中院通規。侍從日野西勇
麿。醫學士田代義德。官人青木定興。醫生松山正也。
初至者。則舊村松藩侯奧田直弘。即余之舊主也。十
餘年前。嘗從余學。寓有為塾。後歸村松。今茲癸巳冬
偶以事來東京。故得臨此會。誠為意外之幸。其他學
生隄增三。伊藤新四郎。鈴木太郎。佐佐木醜一。民谷
等。掛川又一。佐藤理吉。武政五郎。福田鈞夫也。增藏
亡友隄靜齋之義子。詩才天稟。席上賦七律云。盛筵

何幸此陪隨。笑語如春夜。漏遲麗澤。唯應求益友。發蒙既已得常師。詩催逸興走吟筆。酒惹歡情溢壽卮。名教之中真樂地。滔滔世上少人知。一柳生賦一絕。後半云。弊袍來會君休笑。元是轅門捫虱人。伊藤亦有句云。不是尋常時輩會。文章傳後足無窮。佐佐木云。諸子傾杯須徹夜。先生不咎吐茵人。鈴木云。紅袖佐歡奏歌舞。藹然和氣滿高堂。兒重良云。醉興古人先我說。詩成笑傲凌滄洲。諸作皆足以見今夕情景。故備錄以爲第十回忘年會記。

重野成齋曰。桃李滿門育英之樂。可欽羨。

豐島洞齋曰。濟々會士。皆育於有爲塾。而爲有爲人。年々設斯會。其所山斗景仰之人。即子闇其人。也。聞昔日護園諸士。太宰德夫。服子遷。藤東壁等。時設會拱揖於物徂徠壇坫之下。當時有巧畫者。寫而傳之。名曰護園雅樂圖。蒲門此會。亦焉知不有後人繪而傳之者乎。

六十二壽讌自序

余以天保四年癸巳五月朔生。則去明治二十六年癸巳六月十四日滿六十一歲。俗謂之還曆。家人門生將薦壽杯。余曰六十何足以為壽。請俟七十。既而移居於飯田坊二合半坂上。紅塵不至。園池幽邃。殆仙鄉也。今茲甲午四月中旬。園中百花爭開。家人門生又請薦壽杯。余遂許之。乃卜是月十有八日。張壽讌于青天白日樓玲瓏齋二所。會者僅三十人。室狹不能悉招。飲從遊諸子。是為遺憾耳。諸子胥議。將命良画師作美幅以見貽。何其情誼厚也。余於是舉杯

島田篁村
曰余亦同感

属諸子曰。吾今而知馬齒之高焉。古人以三十年為一世。則吾既閱二世。其一世則多處逆境。或飢而不食。寒而不衣。然思孟子所謂德慧術知恒存乎疾。疾語竟不屈。得遭今日二世之順境。佐藤一齋子廣孟子說曰。登山嶽。涉川海。走數十百里之地。有時飢而不食。寒而不衣。此是少實際學問。若夫明窓淨几。徒爾讀書。恐少得益處。誠然。諸子其亦當有變逆境。以為順境工夫耳。此余之所以報於諸子之厚意也。諸子僉曰。謹奉教。余乃更引一大杯自壽。又從而歌曰。

踰耳順猶倔強兮。既閱二世之長。半世飢走偃々兮。辛苦艱難備嘗。嗟天與我壽康兮。置此幽邃仙鄉。嗟諸子從我徜徉兮。樂斯道及文章。誰搜錦心繡腸兮。使我盡萬壽觴。

重野成齋曰。率意之作。却見情真。

島田篁村曰。老氣崢嶸。

豐島洞參曰。逆順境。即學問生熟境。自逆境至順境者。則其學固。其識卓。不然則紈袴子之學問耳。闕鍛鍊鈍刀耳。余與子闇。自青年縞紵四十餘年于茲矣。昔俱在逆境而苦學。子闇夙向順境蔚然。

爲大家。今還曆之宴。警其門人諸子者。皆已所經歷實跡也。諸子何不感佩乎。余亦有所感。不覺把筆而贊之。

麴坊三間屋。新居偶題。示守山。活水長沼。薯蕷二生。此詩係文久癸亥冬日舊作。居則長子重裕所生之處。因錄以眎兒輩。

成童立志不厭貧。寄食十年幾艱辛。去秋卜居得其處。美酒菽乳西隣沽。東隣北隣皆邸第。石墻粉壁太清麗。南隣誰家多種竹。猗々寒碧悅我目。我屋雖小

適吾意。何陋之有。養高志。旭光熙。夕照我門。月色依々。窺我軒。奴星朝夕。温美酒。澆我詩腸。情甚厚。勤辛天亦憐。成淋乃賜此人。與此屋。

藤村皆天叟。描福壽草。蕨薇土筆。以祝新居。乃題其上。

香葩宛似美人靨。小草愛汝號福壽。薇乎汝亦真堪稱。首陽曾悅義人口。土筆汝亦自文雅。春盤能侑先生酒。描此三草祝新居。多謝解事皆天叟。人間福壽義與文。一生受用足不朽。願乎亦成世。不覺其

蘇坊少妓。有阿福者。頗有殊色。時召佐酒。皆天描福壽。暗調之。也可々。

七友園記

癸巳之春。余買宅地於飯田坊二合半坂上。而徙居焉。地凡四百八十餘弓。有池延袤凡三十弓。發源玉川。用暗渠引之。甃沸溢石泓。流入小池。用養金魚。又溢入大池。用養鯉魚。其岸多恠石。又設暗渠。斜流西北。貫宇下。注庖厨及浴室。池北有居宅。畫以為八室。青松挾門。門東向。入門為光霽堂。其次為清白亭。兒重瞻居之。其次為青天白日樓。余居之。其次為玲瓏齋。其次為尚網亭。其次為苟完室。內子居之。其次為庖厨。號咬菜。其次為浴室。號日新。清白。青天。玲瓏。三

洞空曰小池。大池叙。來甚佳。餅之。盤矣。維幾之。耻。廢。幾大池之。水滿不。又曰八卦。八陣皆取。八數畫為。八室字不。苟用甚妙。

又曰用字
秀奇紙上
生秋風

又曰此段
文勢混
沌如湧
如注八室
輾轉叙來

處。簷端皆設蒲桃架。以清溽暑。馬乳纍纍。目食亦美。
階前陳列盆栽花卉數十種。以供詩料。自玲瓏齋步
廊斜西有小室。曰知秋亭。窓前有高梧二株。月影婆
娑。清風浙瀝。知秋最早。昔者歐陽子方夜讀書。知秋
聲在樹間。朱子亦知階前梧葉已秋。聲以自警。亭側
有鷄埭。每曉喈喈。夙夜宜讀書。始余居之。既而使兒
重裕居。欲其勉學也。今余所居青天白日樓。元非樓。
然地勢高敞。下階則北望舊水。戶藩邨後樂園。猶樓
也。因揭清國黎庶昌所書青天白日樓匾。凭几南面。
坐。如在深山幽谷。寒泉淙淙。激石飛散。古松夭矯。掠

而筆法不
亂結隊整
正

又曰屹然
君子雖有
小人不間
焉
又曰摸寫
花卉之微
狀情兼至
筆彩灼爛
鼠肝蟲臂
亦可割
矣

池低橫。其下石厓如削。其側一石兀立。其尖似越之
米山。因命之曰米山石。左折而上。曰青芝山。亦可望
後樂園。夜點玻璃燈。光落池心。殊有幽致。山東有紫
藤架。花時簇慶雲。不復奪朱也。其下有紫薇花老幹
如割。其腹空虛。而花尤盛。殆似有若無。實若虛者。山
腹栽牡丹。亦能著花。天香馥郁。自是花王。不得以無
實貶之。山角有金松一株。幢幢如張蓋。殆似劉備里
桑樹。其側巨石刺天而立。使人想浯溪石厓。徑石背
而下。栽老銀桂。係塙保己一遺愛之樹。余作偉人傳。
為保己一立傳。其孫忠韶因為贈之。傍桂樹而下。小

邱有亭。匾曰鶴心亭。亦黎庶昌書。重瞻所有。而其兄重良居之。邱麥門冬被之。四時葱葱然。其隅黃鳥止鳴。嚶嚶可愛。其北有樓。庫長廊。與知秋亭通。藏經史子集。數百卷。樓上可遠望東西。復日登而讀書。涼氣襲衣。命之曰聚寶庫。而金玉珍寶不在焉。寶即在書中也。故貽之子孫。古人云。人遺子金滿籬。我遺子唯一經子孫。其勉旃。庫西有屋。曰有為塾。生徒講學所也。又其南有屋一區。命之曰鵲巢。欲使拙鳩居之。鈴木義則借而居之。官東京府。其人有奇工。撚紙作器。精巧無匹。非拙鳩也。鵲巢側有疎篁密竹。遠望之。猗

又曰以上敘畢八室形狀園景自呈露焉此段又惚記園中花木

又曰此段以愛松竹結之偃蹇傲於世之節操亦不可犯者矣

猗可愛。園中處處雜植。柏。榧。楓。榕。梅。櫻。桃李。棗。柿。枇杷。棟。棠。躑躅。連翹。瑞香。蠟梅。海棠。玉蘭。紅杏。石榴。木瓜。梔子。薔薇。垂柳。黃楊。銀杏。山茶。櫻櫚。木通。落葉松。冬青。樹。水晶花。夾竹桃。南天竹。旋覆花。及芍藥。芙蓉。胡枝。菊花。秋海棠。百合。貝母。橐吾。萱草。春蘭。芭蕉。紫陽花。萬年青之屬。池則栽菖蒲。蘆葦。藕。荷。澤瀉。燈草。猿猴。蓮。燕子花之類。以供四時之觀。而四時不改其觀者。獨松竹為最。故余尤愛之。山外結短籬以界之。籬外一徑斜通。有為塾。鵲巢。其門亦東向。門外杉籬下有小溝。即園池。餘波溢流者。余既從此地修治園

又曰未段
始揭起七
友園之名
義平歸之
天錫以叔
結全文有
扛鼎之力

池屋宇略成因。合而命之曰七友園。七友者何。蓋取諸元次山語。山水松竹琴酒之外。更加書以為七友也。其語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山水為友。里無君子。則與松竹為友。座無君子。則以琴酒為友。余每夕小酌。用醇酒二合。半而足矣。其量恰與此地名同。而又得此七友。則天殆為我設此園以俟耶。豈不亦奇哉。既以名園。而又為之歌曰。
玉川之水兮。洋洋何美。青芝之山兮。幽幽以閑。其下有客兮。先憂後樂。愛湘雲之吹香兮。感乎晚翠之傲霜。暮兮朝兮。於焉逍遙。撫無絃之琴兮。引壺觴以自

又曰未段
始揭起七
友園之名
義平歸之
天錫以叔
結全文有
扛鼎之力

斟。究九經兮。以終一生。嗟天之厚兮。錫我此七友。明治二十七年甲午春三月。七友園主人自記。
豐島洞齋曰。神鎬鬼削。雄筆所觸。華屋益吐華。勝地愈添勝。林木庭池。莫一不極妙。幽邃絕塵。在闕闡之中。而開別天地。二合半坂上。七友園造化所附。與固不得不假雄文記之。可與柳子厚袁家渴石渠諸遊記。蘇子醉白堂超然臺等記。并駕矣。
甲午七月溽暑中。拜閱了。
重野成齋曰。用一千二百字之文。而記四百八十弓之地。詳細完備。如讀王公富豪名園雄莊記。審

諦之。則依然咬菜老儒飲酒二合半而足者。心為自足。則蓬樞即華堂。蕉萃亦姬姜。真不愧乎青天白日之名。甲午十一月拜讀。

丙辰復一夕。過東台山下。有乞兒呻吟瀕死。余探囊與藥而愈。他日來獻大梨子曰。此去皮食之。不為不潔。聊以謝恩。余受而食。作詩記之。

雪白梨子。余所甚嗜。乞兒獻之。以謝恩誼。咄彼世人。忘恩趨利。乞藥借財。不曾介意。覩然無羞。稱士稱吏。我視若人。無異狒狒。何圖民彝。乞兒不棄。乞兒乞兒。

小山春山曰。罵得痛快。又曰。有益於世道人心之詩。

與狒狒異。

此三十餘年前寓于下谷長者街時之舊作也。

蒲門盍簪集跋

蒲門忘年會。相尋至此。為第十次。會愈重而情愈熟。二三子之劇飲歌呼。膽張氣揚。有旅力方剛。經營四方之狀。先生之老而益壯。豪懷浩氣。大筆如椽。有一掃鷄林禹域之勢。而至其循循日為善不倦。則詩所謂顯允君子。莫不令德也。值甲午七月抗旱如燬時。讀此篇。不覺為之跋。

加賀 洞齋豐島毅拜撰

余刻忘年會十年間文詩名曰盍簪集以頌交游及門生亦瓊瑤木桃之意也而僅々十年間而喪集中交游小山遠士石井南橋村山拙軒及孫君異諸君門生則喪杜岡文平鹽田孝太大楠虎太以下殆十餘人而今又從軍諸子有其存沒不可知者然是敵愾盡忠不負平生所學為國家可賀也但余老境不勝死生存沒之感焉耳今茲齡六十二若假我七十八十壽其於人世感慨果如何哉噫

明治二十七年甲午九月念日跋于青天白日樓中是日又獲海軍大捷之快報蒲生成淑甫識

